



西北偏北，如何谈一场“小城之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不愿为了‘搭伙过日子’进入婚姻”

3月9日，33岁的杨娟娟来到交友联谊活动现场，她身高170厘米，穿了一件长款风衣，扎着马尾辫，高挑干练。第一次参加交友联谊的她，对着号码牌寻找位置时，心跳加速。她左右环视，看到现场男青年和她年龄相仿的不少，多数在低头刷手机，也有人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不愿意谈“姐弟恋”的她，知道自己还要在脱单路上继续寻找。

在小城里遇到一场心仪的爱情有多难，杨娟娟感触颇深。

杨娟娟来自固原市下辖县的农村家庭，考公“上岸”后在固原市原州区下辖的乡政府工作。在当地人眼中，她有着体面和稳定的职业，父母也以此为荣，对她的婚姻大事抱有高期待。

杨娟娟一直憧憬着早日恋爱结婚。她在影视作品、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打拼事业、婚恋独立的“大女主”形象纷纷登场，在和外地同学朋友交流中，她也感到，经济发达城市的年轻人遇见爱情的机会似乎更多，对于婚恋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她很向往这样的生活状态。

而身处小城的杨娟娟说，自己的愿望只是希望“找个合适的人结婚”，但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她设定找对象的基本标准是至少和自己一样有本科学历。在她看来，学历代表一个人的认知水平、思想见地，并且与工作的体面程度、收入高低成正比，“两个人的工作与收入相匹配，进入婚姻才有可能步调一致，少些矛盾、纷争”。

她把自己一直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归结为“社交圈子窄，脱单只能靠相亲”。相亲时，她会以审慎的态度仔细考察男方的外貌、身高、品行、兴趣爱好、职业收入等条件。

这几年事业渐入平稳，杨娟娟越来越感到，自己不需要为了“搭伙过日子”而进入婚姻。去年，在家人安排下，她参加过四五次相亲却没有“合眼缘”的。她意识到，在固原这样的小城，年轻人相亲择偶，爱情不是唯一主导因素，更多是一场围绕多项条件的双向筛选。男青年不会只看外貌，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标配，家境、属相甚至星座也被双方作为考虑的因素。

“未婚女性有房有车，算是加分项。”随着年龄增长，杨娟娟的焦虑感并没有随之加重，这两年她一直努力工作，为自己的物质条件打基础，目标是“攒钱买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当下不少小城镇中的单身女青年和杨娟娟有着相似的婚恋观，她们在学着“为自己而活”，先谋事业上择偶，努力在相亲婚恋、生育选择等方面掌握一定话语权。

相比而言，小城的单身男青年，很多也在为冲破传统婚恋观念的“枷锁”积极行动起来。

今年31岁的何帆，是固原市一名公务员。他对父母安排的一次相亲印象深刻。加了相亲对象的微信后，他试着与对方保持线上联系，但未见见面，“我们交往全程都处于长辈的督促中，感到很不自主，坚持了一段时间，双方还是难以产生真正的好感”。

何帆平时喜欢关注旅游和电影类短视频，对理想的婚恋充满“诗和远方”的憧憬。而身处小城，何帆对爱情的向往却面临现实的壁垒。父母并不在意他的这些感受。和当地很多父辈一样，他们更务实地认为，只有给儿子操办了婚事大事，帮忙把孙辈带大，才算求得人生的“圆满”。因此，父辈对孩子的婚事寄予厚望，并亲力亲为地操持、作主，却不承想，这些往往转为他们心理压力。

每当听说亲友同事的孩子要结婚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焦敏龙

75后苏瑞娟是甘肃省庆阳市某婚介机构的职业“红娘”。她比较看好一些资质优秀的女青年客户，她们来自农村普通家庭，通过努力奋斗，拥有本科或者研究生学历，同时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

按照服务价目表，苏瑞娟介绍1名相亲对象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收取服务费100元；促成男女双方首次线下见面，收取服务费100元。在她的客户中，这些30岁以上的优质女客户，对服务费很少计较，“但为她们提供服务的难度也比较大”。

苏瑞娟观察到，为她们介绍相亲对象时，有的女生首先通过对方的外貌、身高和衣服，来判断“合不合眼缘、有没有感觉”。如果有幸过了这一关，接下来会筛选对方的“工作性质、收入水平、在城区有没有买房”，对女方而言，这3项条件尤为重要。若男方相亲对象不具备这些要素，苏瑞娟就意识到，基本无法再促进双方继续交往。

遇到这种情况，她会努力对男青年多争取机会，建议女青年更多关注、了解对方的人品性格，少些外在条件的约束，但得到的答复几乎都是“不好意思，不想考虑”。

苏瑞娟更多用老一辈人的择偶观念相劝：“找相亲对象首先看人品性格，身长相这些外在条件不是决定婚姻幸福程度的要素。”对一些相亲受挫的进城务工农村男

3月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天气转暖，迎着午后明媚的春光，55名单身女青年换下羽绒服，施以浓淡相宜的妆容，齐聚一场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期待从55名男青年中找到心仪的相亲对象。

如今，在一些小城镇，相亲介绍仍是单身适婚青年脱单的重要方式。这些努力寻找相亲对象的年轻人，有多少能顺利走向恋爱和婚姻？要开始一场“小城之恋”，他们需要解决哪些难题？各地政府、团组织及社会各方，如何搭建平台，为年轻人牵线搭桥，让他们奔赴幸福的未来？

一个月以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西北小城走访多个相亲交友现场，和几十名单身青年交流、访谈，深入了解他们的婚恋困惑和对迈向新生活的期望。



3月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群团系统单位主办青年交友联谊活动。

本版图片均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摄

何帆的父母就着急起来，“催婚”不断升级。他们和何帆的交流话题，总绕不开结婚找对象，并到处请托熟人给他介绍对象，把门当户对作为相亲标准，强调工作性质也要和何帆一样。

何帆能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但不希望父母用外在的标准为他挑选对象，又困于凭一己之力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无奈之下，他选择了逃避。为尽量减少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每次加班晚归时，他会站在楼下观察家里的灯是否亮着，“如果灯还没关，就在楼下晃悠一会儿再回去”。

这两年，何帆身边的朋友不少向父母妥协，通过相亲快速完婚。但他还在坚持等待爱情的出现，“我宁愿一直单着，也不将就自己的婚姻”。

“负重”的小城之恋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23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2%。曾经的“乡土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小城镇，面临着城乡文化交融带来的变化和冲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在固原市这座小城，很多年轻人仍传承着农村祖辈流传下来的婚恋习俗和观念，这使得小城里的一些单身青年在寻觅良缘的道路上，背负着一定的压力。

在小城，过了28岁还没结婚，会成为人们口中的“大龄男女青年”。29岁的女青年文婕在固原市一家国企工作。一直单身的她，总被议论“择偶眼光太高”。近两年，父母为她的婚事着急，多次在短视频直播平台上找红娘博主，将女儿的年龄、身高、学历、职业性质、收入、家庭情况、兴趣爱好等信息发给博主，付费以求男方信息。

找到条件匹配的未婚男青年后，博主为双方家长建微信群，在四名家长和红娘的“注视”下，她在微信上和男青年聊天，相约线下见面，“见面还要对暗号，

太尴尬了，最终也没有什么进展”。

在文婕看来，30岁对于单身女青年来说，是一道相亲的“分水岭”，不仅相亲对象数量锐减，还会被贴上“有性格缺陷、不懂生活”等各种标签，更有热心人“医学科普”：“过了30岁还不结婚，以后不好生孩子”。

婚恋压力一度导致文婕焦虑不安。“催得厉害，就躲到单位宿舍，减少回家次数。”在找对象这件事上，文婕感到无力与父母对抗。父母给她灌输的婚恋观念是：结婚意味着脱离娘家、进入婆家的社会圈安身立命。因此，在父母看来，不是“两个人合得来就行”，他们希望文婕找一户靠得住的人家，要重点考察对方的能力、家庭经济条件等，要有单独的婚房，能按当地标准付得起彩礼。

文婕觉得，“找对象”本是一件单纯的事，但在父母的要求下，“找对象”升格成了“找婆家”。“按照这些条条框框筛选下来，合适的异性就不多了。”

记者手记

期待更多形式鲜活、安心可靠的相亲服务

□ 焦敏龙

最近，河南开封“王婆说媒”在短视频平台“火爆出圈”。“王婆”以热情诙谐的语言，让单身男女青年通过自我介绍的方式，在欢笑中相识。一些原本对相亲避之不及的年轻人，因为这座景区中的“非诚勿扰”平台，内心对于婚恋的渴望被唤起，也让人看到，这届年轻人并非婚恋“淡人”，通过相亲实现脱单的需求较高。这与前段时间以来选取西北地区一座地级市进行观察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相同。

与文婕同样背负婚恋压力的，还有27岁的单身男青年陈泰祥。他在固原市原州区一所基层小学任教。在当地，他本算不上“大龄”。但受长辈传统观念影响的他，认同男性有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家庭责任。于是他抱着“近两年就结婚”的明确目标踏上相亲之路，希望在30岁之前完成婚姻大事。

陈泰祥熟知这座西北小城“相亲圈”里约定俗成的一些规矩：对于男青年来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是必备条件；婚房是另一个必备条件，如果不买房，意味着在相亲圈中处于低层位，“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就降低择偶标准、‘广下’找工作收入不如自己的”。

进入职场几年来，同事、领导时常关心过问陈泰祥的婚恋问题，这也加重了他的紧迫感。眼下，他的相亲进展，已变成家庭的头等大事，“一个家庭中如果儿子到了适婚年龄，通常要举全家人力、物力、财力帮助他早日结婚娶媳妇”。看到

采访中我发现，小城90后、95后单身青年的婚恋观念，映射着当地城镇化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职业、收入、经济条件、物质基础要门当户对”的传统婚俗观念，仍然影响着小城镇年轻人的婚恋心态。他们相亲的出发点，除了因为喜欢和爱慕，更多要综合考量外貌、知识学历、职业收入、性格特征、住房汽车、家庭经济条件等多重因素。

我注意到，小城市男青年倾向于选择职业、社会地位与自己条件相当、或比自己条件略低的女青年婚恋。由于面临购买婚房住房和彩礼两项大额家庭开支，一些教育背景不高、收入水平较低、缺乏家庭



3月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青年参加交友联谊活动。



3月31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公园相亲角。



3月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青年参加交友联谊活动。

50多岁的父母不仅积极为他拓展异性社交资源、请托熟人介绍相亲对象，还要为购置婚房、筹备彩礼而奔波操劳，这让陈泰祥有种“负重感”。“相比大城市年轻伙伴的潇洒、自我，在小城市里婚恋的压力更明显，有点喘不上气来。”他叹道。

婚恋倦怠感值得关注，小城青年婚恋难题待破解

最近，河南开封的“王婆”站在景区亭台上，热情、真诚地为单身男女青年的姻缘“牵线”，为年轻人打开了一个相亲婚恋新平台。有网友点赞说，这样的相亲平台降低了青年的择偶限制，自然不拘束、还能广交朋友，希望有更多这样的相亲平台。

在固原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未婚男青年杨文明曾参加过一次交友联谊活动，他认为，这类活动能为单身青年拓宽社交渠道、增加结识异性的机会，“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参加，期待能就婚姻和生活观念

（受访者要求，杨娟娟、何帆、文婕、陈泰祥、杨文明为化名）

出“金花婆说媒”、甘肃省庆城县县王洞马嵬驿民俗文化村推出“表姐说媒”，单身青年的参与热度不断升温。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把青年婚恋列为青年发展的重要领域。各级共青团组织把解决婚恋中年轻人的急难愁盼作为重中之重。共青团的青年婚恋服务，涉及婚恋观念引导、婚姻家庭法律法规学习、婚恋交友服务、婚恋平台搭建、服务平台监管、婚恋权益保障等多方面，应精准适配单身青年的婚恋“痛点”，要为他们扩大社群交友圈，设计并开展年轻人感兴趣的社群活动，鼓励他们多走出家门交友；要引领适婚青年树立科学婚恋观、积极健康的婚恋观念，为遭遇婚恋困境青年提供心理辅导关怀；要加强青年婚恋服务的针对性，为城镇未婚职业青年、长居农村务农未婚青年、城镇灵活就业未婚青年等群体，提供形式鲜活、安心可靠的婚恋服务。

经济支持、在城市独自打拼的男青年，在相亲择偶时会处于弱势地位。小城市女青年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对婚姻伴侣和婚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更愿意选择在学历、事业发展、职业收入等方面优于自己的男青年结婚，因此导致部分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而“被动单身”。

正因如此，各地政府、团组织及社会各方搭建平台，为年轻人牵线搭桥，让他们奔赴幸福的未来，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王婆说媒”带来的热效应，目前一些地区探索创新为年轻人打造喜闻乐见的相亲方式，陕西省西咸新区茯茶镇推

面相互吸引的相亲对象就更难了。

在泗县，还有为数不多的一类年轻人仍然未婚。他们是当地成长起来的高学历“海归”和返乡创业人士，过去想着“等事业稳定再找对象”，现在事业有了，但在小城镇，与其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相匹配的异性凤毛麟角，而他们也不愿降低相亲择偶标准。

在距离泗县200多公里的合肥市周边县域，一些女青年则选择外出就业发展，在发达的大城市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她们的择偶标准也随之提高。

毛雪洁分析认为，小城市单身青年“脱单”不易，主要有以下原因：忙于工作错过了最佳婚恋年龄，致使婚恋资源变少；性格内向，不擅长与异性交往，缺少恋爱经验；择偶标准和相亲婚恋认知存在偏差。

“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相亲，遇见只是开始。相亲的目的，不是反反复复地你挑我、我挑你，这样很难作出客观选择。”苏瑞娟建议，年轻人在相亲时，要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认清自己的性格特点，以及对婚姻情感的真实需求。

她说，年轻人要提高与异性相处的情商，建立稳定的情绪状态，双方多些真诚理解与坦诚沟通，通过展示和表达自我，观察对方与自己是否有共同的爱好、相近的性格，从朋友做起逐渐培养感情，“愿年轻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婚姻伴侣，开启幸福的新生活”。



3月31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一名女青年在公园相亲角浏览单身青年信息。



3月31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年轻人在公园相亲角浏览单身青年信息。

青年，她更会鼓励有加：“日子有很多种过法，没有房子是暂时的。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就应该大胆去谈恋爱、结婚”。

苏瑞娟感慨，20世纪时期，农村地区年轻人普遍比城市青年更早结婚，也生育更多孩子。他们的婚姻多来自长辈包办，相亲介绍成功的也不少。到了现在90后、95后、00后这一代，他们对婚恋问题考虑更多更细，要求也更高，基本绕不开工作、收入、房子、彩礼这些条件。

毛雪洁是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微帮相亲网的一名90后“红娘”。该单位平时会联合团委、乡镇（街道）开展交友活动。和苏瑞娟一样，她感到，现在给年轻人当“月老”难度更大了。她分析说，相比祖